

洛陽牡丹記

歐陽修撰

中華書局

洛陽牡丹記提要

洛陽牡丹記一卷。宋歐陽修撰。修有詩本義。已著錄。是記凡三篇。一曰花品敘。所列凡二十四種。一曰花釋名。述花名之所自來。三曰風俗記。首略敘遊宴及賞花。餘皆接植栽灌之事。文格古雅有法。蔡襄嘗書而刻之於家。以拓本遺修。修自爲跋。已編入文忠全集。此其單行之本也。周必大作歐集考異。稱當時士大夫家有修牡丹譜印本。始列花品敘及名品。與此卷前兩篇頗同。其後則曰敘事。宮禁。貴家。寺觀。府署。元白詩譏鄙吳蜀詩集記異。雜記本朝雙頭花進花。丁晉公續花譜。凡十六門。萬餘言。後有梅堯臣跋。其妄尤甚。蓋出假託云云。據此。是宋時尙別有一本。宋史藝文志以牡丹譜著錄。而不稱牡丹記。蓋已誤承其譌矣。

洛陽牡丹記

宋 廬陵歐陽 修述

花品敘第一

牡丹出丹州延州。東出青州。南亦出越州。而出洛陽者。今爲天下第一。洛陽所謂丹州花。延州紅。青州紅者。皆彼土之尤傑者。然來洛陽。纔得備衆花之一種。列第不出三已下。不能獨立與洛花敵。而越之花以遠罕識。不見齒。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。以與洛陽爭高下。是洛陽者是天下第一也。洛陽亦有黃芍藥。緋桃瑞蓮。千葉李。紅郁李之類。皆不減他出者。而洛陽人不甚惜。謂之果子花。曰某花。云云。至牡丹則不名。直曰花。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。其名之著。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。其愛重之如此。說者多言洛陽於三河間古善地。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。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。此蓋天地之中。草木之華。得中氣之和者多。故獨與他方異。予甚以爲不然。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。四方入貢道里均。乃九州之中。在天地崑崙磅礴之間。未必中也。又況天地之和氣。宜遍四方上下。不宜限其中以自私。夫中與和者。有常之氣。其推於物也。亦宜爲有常之形。物之常者不甚美。亦不甚惡。及元氣之病也。美惡隔并。而不相和人。故物有極美與極惡者。皆得於氣之偏也。花之鍾其美。與夫癭木癰腫之鍾其惡。醜好雖異。而得一氣之偏病。則均。洛陽城圍數十里。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。出其境。則不可植焉。豈又偏氣之美者。獨聚此數十里。

之地乎。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。凡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。曰災。不常有而徒可恠駭不爲害者。曰妖。語曰。天反時爲災。地反物爲妖。此亦草木之妖。而萬物之一恠也。然比夫壤木擁腫者。竊獨鍾其美。而見幸於人焉。余在洛陽四見春。天聖九年三月。始至洛。其至也晚。見其晚者。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。游嵩山少室。緣氏嶺。石唐山。紫雲洞。既還。不及見。又明年。有悼亡之感。不暇見。又明年。以留守推官。歲滿解去。只見其蚤者。是未嘗見其極盛時。然目之所觸。已不勝其麗焉。余居府中時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。見一小屏立坐後。細書字滿其上。思公指之曰。欲作花品。此是牡丹。名凡九十餘種。余時不暇讀之。然余所經見。而今人多稱者。纔三十許種。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。計其餘。雖有名而不著。未必佳也。故今所錄。但取其特著者。而次第之。

姚黃

魏花

細葉壽安

輕紅亦曰青

牛家黃

潘溪緋

左花

獻來紅

葉底紫

鶴翎紅

添色紅

倒暈棗心

朱砂紅

九葉真珠

延州紅

多葉紫

麗葉壽安

丹州紅

蓮花萼

一百五

鹿胎花

甘草黃

一撒紅

玉板白

花釋名第二

牡丹之名。或以氏。或以州。或以地。或以色。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。姚黃。左花。魏花。以姓著。青州。丹州。延州。紅。以州著。細葉。麗葉。壽安。潘溪。緋。以地著。一撒紅。鶴翎紅。朱砂紅。玉板白。多葉紫。甘草黃。以色著。獻來紅。添色紅。九葉真珠。鹿胎花。倒量檀心。蓮花萼。一百五。葉底紫。皆志其異者。

姚黃者。千葉黃花。出於民姚氏家。此花之出於本末十年。姚氏居白司馬坡。其地屬河陽。然花不傳河陽。傳洛陽。洛陽亦不甚多。一歲不過數朵。

牛黃亦千葉。出於民牛氏家。比姚黃差小。真宗祀汾陰。還過洛陽。留宴淑景亭。牛氏獻此花。名遂著。甘草黃。單葉。色如甘草。洛人善別花。見其樹。知爲某花云。獨姚黃易識。其葉嚼之不腥。

魏家花者。千葉肉紅。花出於魏相仁壽家。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。斲以賣。魏氏池館甚大。傳者云。此花初出時。人有欲閱者。人稅十數錢。乃得登舟渡池。至花所。魏氏日收十數緡。其後破亡。鬻其園。今普明寺後林池。乃其地。寺僧耕之。以植桑麥。花傳民家甚多。人有數其葉者。云至七百葉。錢思公嘗曰。人謂牡丹花王。今姚黃真可爲王。而魏花乃后也。

魏紅者。單葉深紅。花出青州。亦曰青州紅。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京賢相坊。自青州以駝驢馱其種。遂傳洛中。其色類腰帶鞞。謂之鞞紅。

獻來紅者。大多葉。淺紅花。張僕射罷相。居洛陽。人有獻此花者。因曰獻來紅。添色紅者。多葉。花始開而白。經日漸紅。至其落。乃類深紅。此造化之尤巧者。

鶴翎紅者。多葉花。其末白。而本肉紅。如鴻鵠羽色。

細葉。龜葉。壽安者。皆千葉肉紅花。壽安縣錦屏山中。細葉者尤佳。

倒暈檀心者。多葉紅花。凡花近萼色深。至其末漸淺。此花自外深色。近萼反淺白。而深檀點其心。此尤可愛。

一撒紅者。多葉淺紅。花葉杪。深紅一點。如人以三撒之。

九葉真珠紅者。千葉紅花。葉上有一白點如珠。而葉密疊。其葉爲九聚。

一百五者。多葉白花。洛花以穀雨爲開候。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。最先。

丹州延州花者。皆千葉紅花。不知其至洛之因。

蓮花萼者。多葉紅花。青趺三重。如蓮花萼。

左花者。千葉紫花。葉密。而齊如截。亦謂之平頭紫。

朱砂紅者。多葉紅花。不知其所出。有民門氏子者。善接花。以爲生。買地於崇德寺前。治花園。有此花。洛陽豪家尙未有。故其名未甚著。花葉甚鮮。向日視之。如猩血。

葉底紫者。千葉紫花。其色如墨。亦謂之墨紫。花在叢中。旁必生一大枝。引葉覆其上。其開也。比他花可延十日之久。噫。造物者亦惜之耶。此花之出。比他花最遠。傳云。唐末。有中官爲觀軍容使者。花出其家。亦謂之軍容紫。歲久失其姓氏矣。

玉板白者，單葉白花，葉細長如拍板，其色如玉，而深檀心。洛陽人家亦少，有。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，問寺僧而得其名，其後未嘗見也。

潛溪緋者，千葉緋花，出於潛溪寺。寺在龍門山後，本唐相李藩別墅。今寺中已無此花，而人家或有之。本是紫花，忽於叢中特出緋者，不過一二朵。明年移在他枝，洛人謂之轉音枝花，故其接頭尤難得。

鹿胎花者，多葉紫花，有白點如鹿胎之紋，故蘇相建宅今有之。

多葉紫，不知其所出。初姚黃未出時，牛黃爲第一，牛黃未出時，魏花爲第一，魏花未出時，左花爲第一。左花之前，唯有蘇家紅、賀家紅、林家紅之類，皆單葉花。當時爲第一，自多葉千葉花出後，此花黜矣。今人不復種也。牡丹初不載文字，唯以藥載本草，然於花中不爲高第。大抵丹延已西，及褒斜道中尤多，與荊棘無異。土人皆取以爲薪。自唐則天已後，洛陽牡丹如盛，然未聞有以名著者。如沈宋元白之流，皆善詠花草，計有若今之異者，彼必形於篇詠而寂無傳焉。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，但云「一叢千萬朵而已」，亦不云其美且異也。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，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，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。

風俗記第三

洛陽之俗，大抵好花。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，雖負擔者亦然。花開時，士庶競爲遊遨，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爲市，并張幄帟，笙歌之聲相聞，最盛於月陂堤。張家園、棠棣坊、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，至花落

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。舊不進花。自今徐州李相迪爲留守時始進御。歲遣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。所進不過姚黃魏花三數朵。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。使馬上不動搖。以蠟封花蒂。乃數日不落。大抵洛人家家有花。而少大樹者。蓋其不接則不佳。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斷小栽子賣城中。謂之山簍子。人家治地爲畦塍。種之。至秋乃接。接花工尤著者一人。謂之門園子。豪家無不邀之。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。秋時立券買之。至春見花。乃歸其直。洛人甚惜此花。不欲傳。有權貴求其接頭者。或以湯中藥殺與之。魏花初出時。接頭亦直錢五千。今尙直一千。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。過此不堪矣。花之本去地五七寸許。截之。乃接。以泥封裹。用軟土擁之。以蔭葉作庵子罩之。不令見風日。唯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。至春乃去其覆。此接花之法也。用瓦種花必擇善地。盡去舊土。以細土用白欵末一斤和之。蓋牡丹根甜。多引蟲食。白欵能殺蟲。此種花之法也。澆花亦自有時。或用日未出。或日西時。九月旬日一澆。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澆。正月隔日一澆。二月一日一澆。此澆花之法也。一本發數朵者。擇其小者去之。只留一二朵。謂之打剝。懼分其脈也。花絳落。便翦其枝。勿令結子。懼其易老也。春初既去蔭庵。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。棘氣暖。可以辟霜。不損花芽。他大樹亦然。此養花之法也。花開漸小於舊者。蓋有蟲蟲損之。必尋其冗。以硫黃簪之。其旁又有小穴如鍼孔。乃蟲所藏處。花工謂之氣窗。以大鍼點硫黃末鍼之。蟲既死。花復盛。此醫花之法也。烏賊魚骨用以鍼花樹。入其膚。花樹死。此花之忌也。